

试论胶东地区的华工贸易

宋玉娥

胶东地区华工(旧称“苦力”)贸易的历史,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这个问题的研究,直接牵涉到资本主义国家侵华史、中国工运史等多种学科,值得认真整理资料加以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侵略者即在我国沿海口岸掳掠华工,华工贸易事实上已经开始,但胶东半岛的华工贸易盛行却是较晚的事情。清末,胶东地方农民即有结帮拉伙去国外谋生的现象,有的到西伯利亚,有的远涉重洋到东南亚、非洲、南北美洲去做工,这种劳动力的外流当时属自发,和后来西方侵略者的掳掠性的劳动力贸易,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之后,英、法、俄三国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了三个不平等条约。其中中英《续增北京条约》第五款规定:“戊午年(1858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区,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英钦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①中法北京《续增条约》第九款中规定:“戊午年(1858年)定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我华民,情甘出口,或在佛(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佛(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眷,一并赴通商各口,下法国船只,毫无禁阻。该省大吏亦宜时与大法钦差大臣查照各口情形,会定章程,为保全前项华工之意。”^②此后,同治四年,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总税务司详细参酌议定通商各口招工章程十八款,并于同年七月照会英、法驻华使臣。这样,就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卖华工大开了绿灯。但是,这期间,因为清廷议定的招工章程英、法、日等国仍以为不足,往返争执,清廷节节让步,费时亦颇多,因此,烟台虽辟为通商口岸,华工出口之事却迟迟未能实行。烟台的华工出口,开始于1870年,主要出口方向是沙俄与英、法。

一、华工出口沙俄

烟台最早的华工出洋,始于1870年沙俄掠夺胶东地区劳动力资源。1870年,英国驻烟台的代理领事梅宜尔作过这样的记录:“在谈及俄属满洲的时候,我要提一下在刚过去

的六月份中，约有六十名当地人，由此乘英国船只，以移民身份到了帕斯特，他们被运到那里，要按一个两年的合同充当建筑工人和运输苦力。要等到期满才能被遣返回国。当他们启程前接受官方审查时，我发现他们十分高兴地期望能在国外谋取工作。”^③从此以后，每年由此出国去俄国的苦力多则数百，少则数十。1892年（光绪十八年），胶东地区的华工从烟台海关出国到沙俄海参崴，达二千人以上，1893年（光绪十九年）出口量激增，仅二、三月份就已达万人以上。

1893年由烟台赴海参崴华工的统计如下：

船名	船主国籍	运载华工人数
诺维克	俄国	200
瓦地密尔	俄国	650
贝克	俄国	800
符拉迪维斯多克	俄国	350
库西	英国	2000
沃士	英国	800
依斯玛	日本	2452
巴克玛	日本	1300
塞次曼玛	日本	1583
		(合计) 10145

（摘自1893年烟台东海关贸易报告）

烟台的出口华工到沙俄去的时间早、数量多，其原因在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并决定修筑穿过中国国境的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使得华工需求量大大增加，又使得掠夺华工的渠道更为畅通。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道胜银行组织了“东清铁路公司”，依靠该公司和士美洋行，从1896年到1903年，共招募并从烟台东海关出口到沙俄的华工，总数达到125364人。

二、华工出口英法

烟台开埠，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捷足先登的是英国。他们对胶东地区的经济、政治以至物产、风土人情等诸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调查，为他们的全面掠夺作了准备，这其中就包括对胶东劳动力掠夺的计划。

“英布战争”之后，南非劳动力奇缺，英国殖民者为开发德兰士瓦金矿，便加紧了胶东地区的“苦力”贸易，把烟台列为招募劳工的重点。1904年（光绪三十年）5月13日中英在伦敦签订《招募华工到南非洲开矿之约》。同年7月，烟台设招工局，中英各派总办一员，并于烟台西北郊芝罘岛建招工屋一所。在中英总办的积极操办下，当年10月21日就发送了第一批到南非的华工。“从1904年（光绪三十年）8月12日至12月12

日，招收华工4902名；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九日，共招收华工8148名，”④先后由烟台乘南非洲怡得飞号远洋轮船出洋。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英人又先后租轮船15艘，在烟台招募华工2731人，前后三年英国在烟台掠夺华工16544人。这以后若干年，英国又继续在烟台招募华工，运往南非的共35000多人。

在上述时期，英国为招工往南非一事，曾派保工领事巴恩思在烟台等候，由登州府同知罗忠铭任正办委员，罗忠寅为帮办，梁礼贤为总董，王鸿年为司事，在烟台设立保工局，开办稽查保工事宜。此时英国提出除由烟台登陆放洋外，要再由威海出洋。“北方招工出洋，须多设上船埠头，且须近在一处，俾载工轮船往来其间，不至十分行道。若止唯在一口出洋，则轮船到口，须等候多时，俟工人数额充足，方得载之开行，而工人之先到者，亦须等候。今若载工之船于行抵一埠时，见工人数额不足，得往第二埠载，则以上为难情形即可大减。山东一省，止有烟台、威海卫两口岸，相距不过咫尺，便于工船往来。所招工人，皆来自内地各地，如此口工人不见足，船可前赴彼口，海水虽深，然轮船停泊之处寥廓无屏蔽，时虞西北风为患，冬令尤甚。……至于威海卫地方，则情形正不相同，轮船之吃水深者，可在拟设之码头二百码外停泊无虞，一年四季皆可照办，工人与货物又可同时运送，则为利便起见似应于烟台一口外，而另在威海地方登船放洋。”⑤找到了这样的借口，威海虽不为通商口岸，也很快列为华工出国口岸了。

华工的反抗也见于英国南非招工之中。1905年美国美孚洋行以欺骗手段招收华工四千名，运往南非开矿。途中劳工发觉受骗，迫使该船转舵返回烟台，下船之后，劳工包围美孚公司进行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英国曾大量由国外招募劳工，其主要招工地点就在中国。1916年，英法两国与中国谈判，拟定了招工章程，专为这次招工而组织了中侨工事务局。英国招工的主要中心设在威海卫，由英国劳工局管理。招工的初步工作委托侨工事务局某些分局的中国代理人承办。代理人跑到过去曾经有大量出国移民的地方，除了登报和印刷招工招贴之外，还在茶馆和其他公共场所散发简明的传单，或者把传单贴在庙宇门前和市集广场上，有时候还同当地有声望的帮会首领面谈，由代理人指定地点会见应募的人，当面说明承工条件，代理人认为反应良好的那些人，由帮会首领指挥，成群结队地送往威海卫。英国的招工人在威海卫接待应募者。应募的人要在这里接受体格检查，检查的程序和英国军队征兵一样严格。患有结核病、支气管炎、性病等二十一种疾病之一者，都拒不招募。体检合格的工人，发给一个号码，出洋去法国承工期间，这个号码就是领取工资的凭证。号码，连同雇主的姓名，一起刻在一个手镯式的铜箍上，戴在应募人的手腕上，用扣钉钉牢，作为工作凭证。凭证卡片上，写明应募人的年令、身高、任职日期、家庭地址及亲属地址、每月汇款数以及收款人地址，还注明经过考试应募人的英文程度和过去的职业。这个凭证和承工契约上都打上本人的指印。到法国以后，核对指印，去工作队报到之前还要核对指印。根据契约规定，除按日发给工资外，还要发给工人家属补助费。这笔家庭补助费，每月从邮局汇出，在汇款到期的前几天发出取款通知。

这次应募到法国去的华工，是通过几条航线运去的。第一批八百人，绕道好望角，

费时三个月才抵达目的地。此后经这条路线运载华工共约八千人。因为航行中船上缺乏蔬菜，华工患病的人很多，中国驻巴黎的劳工专员提出抗议，这条航线停止了载运华工。此后，在德国还没有宣布无限制的潜艇袭击以前，英国在中国招募的华工，用轮船装运，从浦口开航，经地中海去法国。以后改变航线，从威海卫取道印度洋经地中海到达设在法国北部的英国司令部。许多法国的运输船，也采用了同样的航线，将华工运抵马赛。华工到达法国的总集结地是亚伯维尔一带盖蓝，丹恩埃地的普蓝、维莫、安伯尔提司、加末、安特顿开克等处。华工在法国的住所，多在旷野建造，当华工大批到达时，建筑尚未完备，许多人只能住临时木板房或者住帐篷。木板房高二丈，长三丈，帐篷只有五尺高。

这次到法国的华工定期三年。华工在法国期间，除作一般壮工外，有作铁匠、木匠、油漆匠、机器匠的，被派往军火厂、机器厂、坦克厂、飞机厂工作的人很多，也有的被派往船坞装卸、搬运货物和子弹等军需品，以供英军之用。他们的工作地点离住所都在十五英里以外，按合同每星期工作七天，或者两星期休息一天，还有加作夜班的，各地不尽相同。

华工在坦克厂工作的一千人。在丹恩转运军火子弹的一千余人。在普蓝一处军火厂中有五百华工担任制造子弹、装载炸弹、运输火药等工作。在加末有四千五百名华工，主要是转运英军的粮饷。华工到驻地工作，一律由英国陆军总司令处派人引导。

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胶东地区的华工出国达到了高潮。

(责任编辑 董剑平)

①②《筹办洋务始末》(咸丰朝)67卷，中华书局，1979年1月版，第2502页。

③烟台《东海关年册》(档案资料，藏烟台海关)。

④⑤同上。

(上接72页) 华正是文士们的经世济用之器。《文心雕龙·程器》亦称：“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以彪外，梗楠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文学影响着人生态度甚至改变人地位境遇，穷达荣辱又制约着人的文学价值观，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与文学之于人生的功能至为相关，只不过魏晋文人在中国文学刚刚独立而进入本质层面时，将这点体现得较明显罢了。

(责任编辑 赵稀方)

①曾宪祝语，见《文学遗产》1988.1期。

②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③参见论游仙主题、惜时主题及二者比较的拙文，刊于《新疆师大学报》88.1期及本刊86.2期、87.2期。

④参见拙文《颜之推其人及文学观试探—兼与庾信比较》，《汉中师院学报》89.3期。